

By Mary Wu

所有的眼光都看著我，藍眼睛，啡眼睛，然後是學校護士M老師友善的眼光，她坐在我的旁邊低聲跟我說：你會做得很好，不用擔心。

1995年時我快滿13歲。我所希望的就跟其他人一樣，但我知道有兩件事情令我與別不同：我是亞裔而且我生病了。

我不記得什麼原因，我同意了跟我的同學講出我的病情，我坐在健康課的教室中間，被二十個小孩子環繞著。他們等著聆聽我要分享患上先天性腎衰竭並正在輪候著第二次腎臟移植。

我從父親那裡得知我的病情，我母親在我第一次換腎手術的三年後就離開了。父親比當時13歲的我更了解我的病史。當人們聽到孩子生病，他們通常為孩子覺得難過，一般會說：噢，可憐的孩子，孩子不應該受苦。雖然我只有13歲，我想跟他們說，不是的，其實父母更難受，特別是我的父親要獨力照顧兩個女兒，而其中一個患有重病。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講出了我的故事。我對同學說：我出生時是個健康的孩子，但是當我3歲時，出了點問題。我發高燒，父母被告知我的腎臟衰竭。我們出生時有兩個腎臟，靠著一個腎臟仍然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沒有腎臟就不能生存了。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接受透析(洗腎)，五歲時才進行第一次腎臟移植。現在我第一次移植的腎臟失效了，我需要進行另一次腎臟移植。



1995年在輪候第二次腎移植



生病留院時與出色的護士合照

能盡快進行第二次腎臟移植。我也希望如此。我還很年輕，但是對生與死的想法並不陌生。我經常想知道我會否等不及輪候第二次移植就去世。然後在1995年5月5日，我接到了一個一直在等待的電話，透過一個無私的四歲女孩的捐贈，我接受了第二次腎臟移植，她給了我生命的贈禮。這是由他人送給我的最好禮物，我每天都在感謝她和她的家人。

今年是我接受第二次腎臟移植的25週年。自從我第一次在M老師的課堂上的分享以來，我就一直與其他許多人講述我的故事。我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提高人們對器官捐獻者迫切需求的認識，並教育其他人關於器官捐贈，眼睛捐贈和身體組織捐贈，都可以留下的難以置信的生命遺產。

老師開始向全班解釋透析的意思。她說透析就像洗衣機一樣清洗髒的衣服，使衣服聞起來很乾淨，可以像新衣服一樣穿。她說，髒衣服就像必須清洗的腎臟，但是必須更頻繁地通過透析(又稱洗衣機)來清洗腎臟，因為患病的腎臟不再能像普通腎臟那樣運作。她這一切的描述讓我感到很安慰。

我很高興看到我的同學們在了解我的疾病時給予密切關心。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被接納，首次感到沒有太大的與眾不同。上完課後，幾個孩子甚至來祝我安好，說他們希望我



接受第一次腎臟移植後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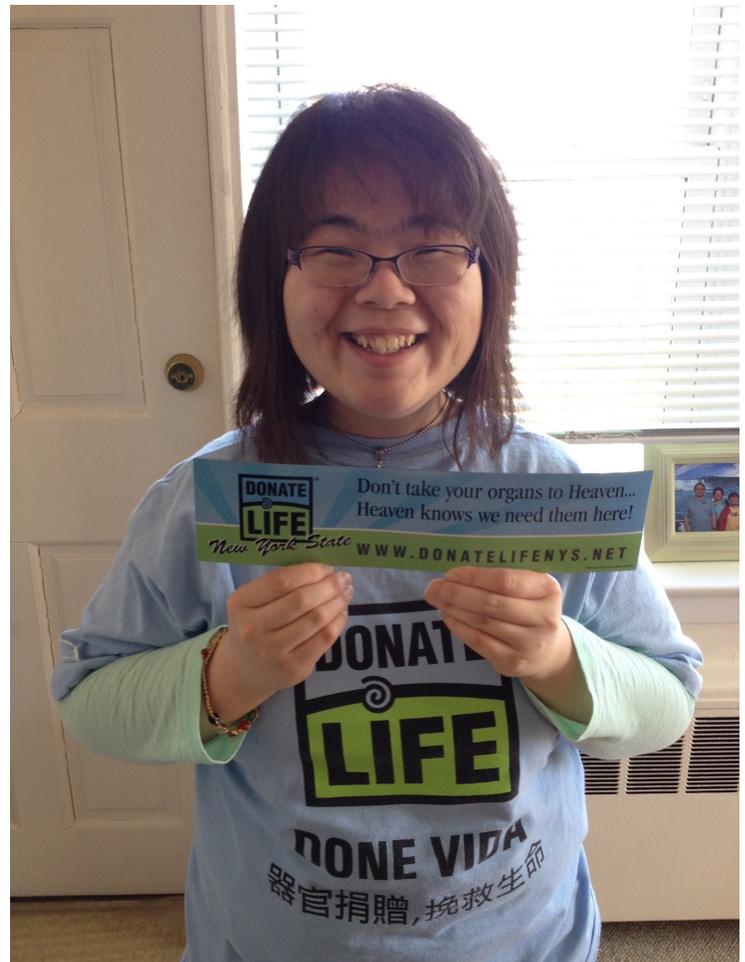
這25年以來，我多次分享了關於我的故事。不管我多少次的分享，我每一天都想起我的第二個器官捐贈者，她原本將成為29歲的一個小女孩，以及一位叫布萊恩的男士，就是我第一次器官移植的捐贈者，他的善舉還原了我的童年。

這篇文章是獻給他們。獻給我未來另一個25年。同時慶祝生命是人生最大贈禮。

Mary Wu 是腎臟移植康復者及器官捐贈的倡導者。她寫了一本關於她的器官移植歷程的書《腎臟移植受助者的自白》。要了解有關她的寫作及倡導的信息，請瀏覽她的網站 [www.thewuway.com](http://www.thewuway.com)

我特別渴望向亞裔社區的僑胞講述我的故事，因為我們一般對捐贈器官感到抗拒。死亡和器官捐贈是亞裔社區中的一個禁忌話題，因此我想把握一切機會去談論器官捐贈如何挽救了我的生命。我鼓勵所有人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

現在我已經長大了而且身體健康，我想起父親的整個經歷。在過去的25年中，我從他那裡學習到作為一個中國新移民的單親爸爸，沒有其他家人支持下面對著不一樣的醫療系統。我了解到他在看著我輪候換腎期間所受的苦，對他來說是十分難受，然而他對我的人生就如堅硬的岩石，沒有他我就沒辦法完成所有的事情。



如今活得快樂而健康